



彭 越 陈立胜 著

西方哲学

G ZHUXUE CHUBU

初步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初步

彭 越 陈立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初步

彭 越 陈立胜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广彩印务公司印刷

(南海市盐步镇河东)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1 插页 306,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版 1999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0,501 - 15,500 册

ISBN 7-218-02108-5/B·47

定价：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83790667 83791084

目 录

引言 走入西方世界	(1)
第一章 哲学的童年	(9)
一、米利都的哲学儿童	(10)
二、崇拜数字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	(16)
三、爱利亚三杰	(19)
四、赫拉克利特：“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28)
五、爱与恨：恩培多克勒的宇宙抒情诗	(33)
六、阿那克萨哥拉：培育世界种子的人	(37)
七、跟原子打交道的哲学家	(39)
第二章 黄金时代	(45)
一、苏格拉底：知识的助产婆	(46)
二、“洞穴”与“理想国”：柏拉图的世界	(52)
三、逍遥学派	(59)
第三章 古罗马的哀歌	(69)
第四章 天堂信步	(76)
一、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	(76)
二、“因为荒谬，故我信仰”	(81)
三、神之曲	(86)
四、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世纪之争	(95)
第五章 回到尘世	(105)

一、人的发现：人文主义思潮	(108)
二、还信于民：宗教改革	(115)
三、自然的发现：实验科学的兴起	(119)
第六章 在经验世界的起跑线上	(125)
一、培根：新工具的锻造者	(125)
二、霍布斯：机械宇宙的绘图员	(135)
三、洛克：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140)
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150)
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150)
二、斯宾诺莎：神即自然	(159)
三、莱布尼茨：单子世界漫游	(167)
第八章 在经验世界的尽头	(178)
一、柏克莱：跟着感知走	(179)
二、休谟：“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吗？”	(186)
第九章 启蒙的时代	(197)
一、什么是启蒙	(197)
二、伏尔泰的故事	(202)
三、卢梭：回归自然	(217)
四、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	(232)
第十章 精神狂想曲	(239)
一、康德：给信仰留个地盘	(239)
二、黑格尔精神历险记	(254)
第十一章 哲学新大陆探险	(265)
一、叔本华：揭开摩耶之幕的人	(266)
二、尼采：如何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	(278)
三、弗洛伊德：在性王国中拓荒	(287)
四、弗洛伊德之后	(301)
第十二章 从现象学到思想	(313)

一、什么是现象学	(313)
二、海德格尔的“是”之思（诗）	(325)
第十三章 喧哗与骚动：存在主义的主调	(341)
一、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	(345)
二、萨特：一个敢于说“不”的哲学家	(351)
第十四章 分析的时代	(367)
一、分析的时代与时代的分析	(367)
二、摩尔：如何用手反驳唯心主义	(372)
三、罗素：世纪的智者	(377)
第十五章 回到语言的家	(387)
一、维特根斯坦：一个教人沉默的哲学家	(387)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403)
三、在语词丛林中漫游	(416)
四、普通语义学：用标点符号表达哲学思想	(424)
第十六章 大熔炉煅造出的走廊哲学	(430)
一、皮尔士：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432)
二、詹姆士：“有一点儿用处，就有那么一点儿意义”	(437)
三、动手的哲学杜威	(444)
后记一	(449)
后记二	(451)
增补版后记	(453)

引言：走入西方世界

哲学？许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儿，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它能当饭吃？能招财进宝，还是消灾除害？不然它到底有何用处？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流行见解，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笔者做研究生时，某次到一位朋友家里作客。其母得知我就读于名牌大学，顿时肃然起敬。可当她知道我学的是哲学专业，态度却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大度大转弯：“唉，如果是理工科就好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似乎连我一时都怜惜起自己来了。

随后的十多年间，社会风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大潮猛烈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洗涮着人的灵魂，经济挂帅、金钱万能的思想腐蚀着人文精神，学术研究陷入了低谷。在这个动荡不安、急剧突变的社会转型期，漫说外行人，就算是吃了几十年哲学饭的专业人士，也都按捺不住摇荡的心旌，纷纷改弦更张、弃“暗”投“明”，“扑通扑通”地跳进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捕鱼捉蟹去了。宁静的书斋再也锁不住物欲横流的心灵，饱学之士也得为五斗米而终日奔波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稼不穑，既不会生财又不能消灾的哲学更有何用？

不错，哲学烤不出面包，酿不成美酒，更无法变作金钱，但它可以给人以智慧和自由。

许多人相信，金钱是万能的。因为它可以买到面包，买到美味佳肴，它可以使入出入豪华宾馆酒家如入无人之境，使人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它甚至还能使人买到支配别人的权力。是的，与世间别的力量相比，权势、名声、关系、人情和金钱中，金钱确乎是一个最实在最有份量的东西。权势会受到限制，名声总有拖累，关系和人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无孔不入，唯独金钱人们难以抵挡。然而，有一样东西金钱却未必买得到：那就是心灵得自由。金钱匮乏、物质短缺，固然会使人萎靡消沉、一蹶不振，使人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而不思进取。但是，太多的金钱、太多物质掌握在没有灵魂的人手里，同样会令人在纸醉金迷中沉沦。为什么富家多纨绔？因为他们丧失了主宰金钱的心灵，反被金钱所奴役；为什么大亨好行善？因为他们良心不安，企望散财然而换来心灵的安宁。

世上有许多求取心灵自由的途径。有人拼命工作，以排遣寂寞，这是忘我的自由；有人散财消灾，有人乐善好施，这是克己的自由；有人沉醉于宗教，欲仙欲死不能自己，这是信仰的自由；而有人冷观世象，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是通过哲学的独立思考而获得的自主的自由。或许哲学的自由正是每一个希望理智地过一生的人所应追求的自由。

哲学为何能给人理智的自由？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哲学并不是科学。科学研究的是具体事实的事理，它的对象是确定的，而结论也往往容易得到普遍的公认。例如，植物学家命名了一株植物，一般不会遭到异议；物理学的定律只要被实验和经验证实了，全世界都会承认和应用。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告诉你事实是怎样的，因为它给出客观世界的知识；但它不会告诉你该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服务于人的实践，它更不能告诉你该如何行

动、如何有意义地过一生，如何求得存在的价值。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足以说明科学的盲目性，假如科学掌握在愚昧、疯狂和残忍的人手中，它不仅不会带来福祉，反而会给人类招致灾难。科学犹如一本百科全书，它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无人用它，它就是死的；只有被人翻阅利用，它才能活起来，才会成为人手中有力的工具，而掌握工具的人本身又受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驾驭。这些主宰人思维和行动的观点就是哲学和宗教所提供的。

哲学探究的是所有具体事物背后的一般性的东西，例如，世界是什么组成的？人本质是什么？人类知识的基础是什么？人的价值的形上依托在哪里？等等。由于这些东西并非实在之物，因此哲学的结论总是无法通过经验去检验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以有限的经验和知识怎能证明无限的世界呢？所以，即使针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对象，不同的哲学家都会得出不同的论断，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么，如此一来，哲学是否成了与宗教一样的主观臆断呢？话还不能这样说。宗教的历史比哲学要早，在还没学会逻辑地思考问题以前很久，人类就已经依靠宗教来满足自己心灵的追求了。宗教诉诸人的信仰，它将人求取人生意义的追求寄托在某种不可知的冥冥然的东西上面，使人沉迷于神秘的心理体验中，从而获得心灵的平衡。哲学却不同，它总是建筑在每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水平上，利用所能得到的最先进的知识作为自己材料，充分发挥理性的思考功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一步步地接近自己设定的对象，从而给出综合了人类经验和知识的人生智慧。正是这种智慧给人平静丰满的理智生活，因此可以说，哲学在智慧的基础上给人提供选择人生的自由。任何时代，相对于无限的时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有了哲学，人就获得了掌握有限知识

去为自己服务的主导权。

不妨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区别吧。在茫茫大海上漂荡着一叶孤舟，船上有一位科学家、一位神父和一位哲学家，他们是从一艘失事的轮船上下来的，他们盼望着尽快获得救援。可是，四顾茫茫，既不见有陆地，又没有过往的船只，连唯一的一台发报机也在慌乱中掉进海里。怎么办？神父祭起了看家法宝，双手划十字、喃喃而语，祈求上帝开恩，创造奇迹，把他们救出困境。科学家对之不屑一顾，他根据自己的知识推算出陆地就在南方某处，建议三人合力把船划向那个那方，尽管他们的力气未必能坚持到底。哲学家觉得，神父的盲目也许是可笑的，但怀抱希望总还是可喜的，而科学家的计划虽有根据，可盲目用力说不定会功亏一篑，因此，既要坚持希望，又要找出可行的办法去实践之。他于是提议大家把衣服脱下来，和桨一起作成一面风帆，恰好风向正朝着南方，不知是对神父虔诚的回报，还是科学家的知识发挥了效能，或者是哲学家智慧派上了用场，他们总算得救了。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哲学家就比别人聪明，而是想说明他善于运用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去解决一些人生难题。所以我们不妨说，科学给人以知识、宗教给人以信仰，而哲学则给人以智慧。这种智慧当然不是教你去发财致富，去投机取巧学问，而是指导你理解人类、知识的由来，认识世界的可能结构，为你的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奠定理智和信念的基础。

正因为哲学是具有这种功能，所以西方哲学的创始人——希腊人会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千百年来，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己的学说，给哲学下过五花八门、各具特色的定义，然而，“爱智慧”这种意思始终包涵在哲学的理念里面。人高于动物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维、去改造世

界和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人不满足于天赐的地位，他时刻想要征服自然，提高自我，因此他不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且还要扪心自问、深入反思，在改变现实的同时改变自己，不断地超越现实、超越自我，为人类的生存赋予崇高的意义。在这样做时，人就成了“智慧人”。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设想的理想国里主持朝政的是一位精通哲学的国王——哲学王。虽然，这不乏幼稚，但它确实寄托了人类心底里一种美好的愿望。

说到这里，我想要告诉读者诸君，哲学虽然神乎其神，但它和科学或者金钱一样，也不是万能的。哲学只是人类文化和知识中许许多多领域中的一个，只是人认识宇宙人生的一个侧面、一个窗口。不要指望学了一点哲学，就以为掌握了人类知识的全部，就以为精通了做人立德的学问。在哲学之外，还有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宗教等学科等着你去征服。当然，也不要以为读了一本哲学书、掌握了某门某派的哲学理论，就领会了哲学这门学术的本身、就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记得笔者在大学读书时，一位国外来的名教授讲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他说：“一个人学了十年的物理学，还得跟着老师屁股后面一字一句地啃课本；可是一个学生念了几天哲学，就可以大胆地去跟哲学家辩论了！”道理十分简单，因为物理学有一套世所公认的知识结构和原理，必须一点一滴去学习积累；而哲学领域则是一个众说纷纭、公婆都有理的世界，你知道了其中之一便可以坚持己见、批驳别人了。

你可能会说，这不成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吗？不过，我可不想这么说。你的哲学作为一己之私，在自家脑子里想想、在亲朋戚友中议论议论，这不成问题，但要公之于众、要社会接受认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科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要求把主观因

素减低到越少越好；而哲学作为一种精神产物、人性的结晶，则是哲学家个人气质、性格和心理等因素配合而成的东西，带有强烈的人性和主观性色彩。性格殊异的哲学家会创造特色不同的哲学，而气质相近的人则会选择相近的哲学来皈依，因此认识了哲人的哲学有时会成为理解其心理的钥匙，反过来也一样。

然而，哲学除了这种个人性特征之外，还有它的社会性依据。哲学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中，被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氛围所包围，他不能凭空杜撰自己的思想，而必须依赖已有的知识和思想原素，吸取传统的养份，去创构和营造自己的体系。所以，不同的哲学不仅浸润了哲学家个人的人性特色，而且不同程度地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特色以及时代精神。因此，它有时成为呼吁社会变革的先声，有时又会变成维护现状的理论辩护。哲学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是它能够成为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时代精神的内在根据；只有当它的理念和逻辑把握了人心，它才会化作波涛汹涌、摧枯拉朽的社会思潮，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前进发展，从而在历史的疆域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否则，未曾出世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哲学没有科学那种客观真理性，但却有公度性，大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哲学思想都有或多或少的公度性。在科学的王国里，你会看到稳如铁塔、颠扑不破的公理和定理，会看到连环相扣的公式阵列，唯独不见一个人影，因为即使是那些发明了这些观念的科学家们，也都被这些冷冰冰的文字符号所淹没了。哲学的建筑虽然也是由抽象的概念范畴来构成的，但是，拨开这些观念的砖瓦，你仍然会发现里面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跳动着心灵的脉搏，因为哲学家们正一个个栩栩如生地站在他们创立的观念体系后面向你招手致意呢！

在这方面，哲学有点像艺术，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人性与个性

的产物，而哲学史就仿佛是一座陈列着艺术品的博物馆。在你漫长的一生中，参观一下这座思想博物馆，领略一下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的思想和风姿，肯定会是有价值的。也许它会在你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许它只像水过鸭背一样不留下任何记忆，那都无关紧要，权当你看了一出电影、听了一场音乐会，或者浏览了一次画展。不要因为哲学没有铁定的真理、没有统一的见解而对之视而不见。难道你会由于艺术缺乏一律的风格而不再欣赏梵高的葵花，不再凝视徐悲鸿的奔马，或者对齐白石欢蹦乱跳的群虾无动于衷了吗？要知道，当你专心阅读一部哲学史著作时，你正在由着你的气质和性子去挑选你中意的哲人，正在用心地去比较、分析和挑选各门各派的哲学，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一句话，你正在学习独立思考、学习不被别人的观念牵着鼻子走而谋求精神上自由自主。这难道不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吗？

当然，小小的一本西方哲学史读本不可能阅尽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宝库，毕竟在西方文明之外，还有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伟大的文明，在里面产生过它们各自丰富灿烂的哲学文化。而且，本书作为写给业余读者的初级读物，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史。因此，本书仅仅作为一个活泼的思想导游，带领你轻松地遨游西方哲学的大观园，去看看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是怎样去解读宇宙人生这本充满谜团的天书，是怎样在探索人类心灵的漫长历程中艰难地跋涉，是怎样在几千年的思想推敲和辩论中磨练自己的头脑，又是怎样推出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体系、建筑一座座历千古而不衰的哲学丰碑的。

在这个思想大观园里，你将会看到：哲学之父泰勒斯虽则整日埋头沉思、不食人间烟火，但却在关键之时一着妙棋，竟也赚得盆满钵满，成了个令人垂涎的大富豪；头号教父圣奥古斯丁本

为一惯于偷鸡摸狗的顽童，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虔诚无比的教徒，操刀“剖开”自己的心灵，赤裸裸坦露心胸向上帝忏悔人类的“原罪”，从而奠定了中世纪神学的基调；法国那位天性散漫、爱睡懒觉的笛卡儿先生，面对火炉绞尽脑汁、苦思凝神数年，最后差点把上帝逐出天国，从而开启了近代唯理哲学的先河……

在这次思维的游程中，你不妨将这本小书当作一副理论拐杖，等你游完了全程，就把它扔到一边去好了。如果你真的对哲学这门折磨人头脑的学问产生了兴趣，再去捧读其他专门的著作也不迟。

第一章 哲学的童年

当你打开世界地图，将目光西移至地中海，你会不期而遇一只指头弯起的瘦骨嶙峋的手，这只手就是在公元前两千年抓住了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本土。

古时的希腊，面积可比现在要大得多，几乎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岛屿。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沟壑纵横，风光美丽迷人，气候温润、阳光充沛，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太阳。可惜，这里的土地却相当贫瘠、人民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仅足裹腹。好在希腊人既不像欧洲寒带人那样勤勉而呆板，又不似亚洲人那样精明却缺乏活力，他们体格强壮、生气勃勃而又精明能干。艰苦的环境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远涉他方，倾力于航海和经商，时常也诉诸武力，殖民拓疆，占领地盘，输出文化，同时吸收外来的知识和文明。

散布在地中海沿岸许多城邦，逐渐形成了繁忙的航海和商业中心，成为众多民族交流与各种思想和迷信汇集的地方。这种广泛的人际和文化联系与竞争使比较、分析和思考获得有利的条件。各种来源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教条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交往中心很快就被相互抵销了，见多识广的商人成为不盲信传统的怀疑论者，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问题。慢慢地，科学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数学在交换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不断成熟，天文学随着日益大胆的海上冒险而得以深化。经济的发达和财富的增长，为学

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提供了必需的闲暇和物质保障，使许多心智发达的人能够不为一日三餐奔忙，而献身于单纯的知识追求，满足自己天生的好奇心，解答胸中无数谜团。不断深入的钻研，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胆识、越来越雄心勃勃，他们把一切所能想象到的领域都纳入自己的对象范围，在把各种事物和过程归结为超自然力的作用之前，他们总要大着胆子尝试一下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于是，魔鬼神祇和宗教仪式便渐渐让位给科学探索和人力控制的企图。

当人们越过一切纷纭变幻的事象，不再去探问“这是什么？”“那为什么？”，不再追寻“天空为何会出现彩云？”“地下为何会涌出喷泉？”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更深一步地去拷问：“世间万物背后的基础是什么？”“世界有统一性吗？”这样一些一般性的问题时，真正的哲学就诞生了。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的思维兴趣已经脱离了就事论事的现象论层次，而深入到探究事物内在本质的层次上了，人的理性开始把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了。最初提出这些哲学问题的是一批自然哲学家。

一、米利都的哲学儿童

与希腊本土隔地中海相望的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是希腊的殖民地。那里有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米利都。米利都发达的工商业和航海业，使其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从而成为希腊哲学的发源地。

公元前 624 年，米利都降生了西方世界的“哲学之父”——泰勒斯 (Thales，约公元前 624—547)。他天生聪颖、刻苦好学，多次远赴海外经商，并到埃及学习天文和数学，因此精通天文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他曾根据几何学原理测量和计算过埃及金字塔的高度，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他曾准确地预言过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蚀，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泰勒斯的记载是残缺不全的。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人们知道，泰勒斯在科学之外，喜欢思考一些更一般性的问题。因为专注于沉思，时常行不知步、食不知旨。据说有一次，他在路上边走边思考天外之事，一失足跌进了一口古井，弄得满身泥泞，被一个女佣大大耻笑了一番。你可千万别嘲笑哲学家的这种窘态，也许正是这一跌使他顷刻顿悟到：“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命题呢！

不管哲学是否起源于这一口古井，人们确实知道：在泰勒斯时代，希腊人生活在海边，天天与水打交道，他们也许注意到了太阳使水蒸发起气，雾从海面升起凝聚成云，然而又变成雨落回大海这种自然现象，进而联想到水作为构成世上万物的根源这种思想。这口古井的另一层象征性的意义似乎是：以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家们，都像泰勒斯那样面如土灰、心如古井，对日常生活的事象视而不见，一古脑沉浸于自己的玄思之中。这种印象大致不差，古往今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高筑玄台的劲头。当然也有例外，咱们这位哲学之父泰勒斯就曾做过一笔大买卖呢。有一年冬天，他根据自己的天文知识推知来年橄榄将获大丰收，预先以低价钱租用了所有能租到的榨油机，结果，第二年橄榄真的喜获丰收，他便把那些榨油机全部以自己的价格租出去，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从而向世人表明：哲学家只要愿意，也是可以发大财的。在往后的历史中类似例子还有不少。

泰勒斯最重要的哲学观点就是提出了世界生于水的命题。也